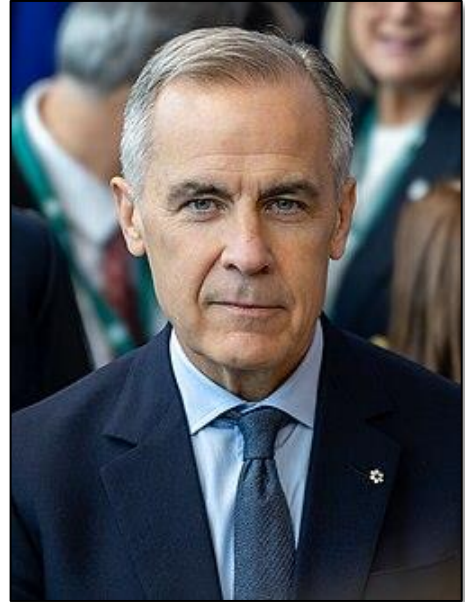

橫衝直撞的特朗普：美國還是民主燈塔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加拿大與歐洲已經忍無可忍

當我聆聽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時，我的心情可以用這兩組詞語來形容：悲憤得怒髮沖冠，羞恥到無地自容。卡尼清楚地表達自己和加拿大人已經再無法忍受美國的霸凌，他在演說中引用了冷戰時代前捷克異見人士哈維爾的名著《無能者之大能》，這句名言的意思是：看似無能的人其實有能力反抗強權的，那就是不配合「演戲」和對謊言說「不」。卡尼呼籲現全世界不應期望舊秩序會恢復，相反，中等強國大可以團結起來去另闢蹊徑。哈維爾的著作是針對蘇聯集團的共產黨勢力，諷刺的是，美國與北約盟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現在《無能者的大能》竟然引用來針對美國！



在此之前，卡尼曾經對特朗普讓步，例如去年11月安大略省製作了一齣反關稅短片，在片中引用了列根總統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特朗普當然勃然大怒，事後卡尼向特朗普道歉。除了全面的關稅威脅，美國還針對加拿大的鋼鐵、鋁材以及汽車產業實施了高達 25% 至 50% 的額外徵稅，這對加拿大的經濟命脈造成了巨大衝擊，但卡尼的道歉並沒有帶來任何轉機。

最近特朗普宣布已放棄以武力吞併格陵蘭島和取消對歐洲加徵關稅的計畫。但在此之前，歐洲各國曾考慮啟用歐盟反脅迫機制（ACI），以對抗美國的關稅。其實，最初創立 ACI 之目的是用來對付中國。2021 年，立陶宛允許台灣在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後，中國隨即採取了嚴厲的貿易限制措施。這起事件使歐盟領導人意識到自己需要一種工具來應對「經濟脅迫」。幾年前，歐洲國家還沸沸騰騰地商議對中國去風險化，甚至與中國脫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現在 ACI 要針對的是美國！

美國政論家與人民不接受特朗普的黑社會言行

即使千夫所指，特朗普卻毫無收斂，反而繼續侮辱盟友，例如說加拿大是因為「美國才可以生存」，又將卡尼貶稱為「州長」，並威脅若加拿大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他將對其徵收100%關稅；此外，他無視歷史，說北約從未對美國作過任何貢獻，跟着又說在阿富汗戰爭中歐洲軍隊沒有上前線。

公元二千年中國加入世貿，2001年發生了911恐襲，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這為中國製造了十年的發展機遇；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形成了東升西降的形勢；這一次特朗普又再向中俄送上大禮！

無數資深的政論家或者政治家已經異口同聲地指出：特朗普的外交真的是一塌糊塗，外交關係委員會榮譽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認為特朗普為了取得格陵蘭而威脅歐洲的行為好像是黑社會，他又批評「加拿大因美國而存在」的言論是粗鄙，並指出這番話聽起來更像是「黑幫老大」、而非總統的言論。他警告說，特朗普政府正在「魯莽地」拋棄八十年來建立的聯盟關係。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專家，也可以知道特朗普是倒行逆施。根據美國研究群體（American Research Group）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如今特朗普的總體支持率僅為35%，不支持率為63%，兩者相差28%，這是他第二任期迄今最低的支持率紀錄。而根據統計學家蕭化（Nate Silver）綜合多項民意調查的分析，特朗普的平均支持度持續下滑，去年二月他還有53%支持率，現在只有41.3%。無奈，在美國境內制衡特朗普的力量根本不成氣候，更遑論將它趕下台。

英國和南韓迅速更換領導人

與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相比，美國政治制度的弱點在領導危機時期最為明顯。許多民主國家的機制都確保在還未鑄成大錯之前，能夠及時移除無能或不得人心的領導人，這種靈活性與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的憲法結構優先考慮穩定，而非行政首長的即時問責。美國憲法起草者當初為了防止「多數人的暴政」而設計的平衡機制，在如今極端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下，反而變成了一種讓行政首長能規避問責的「保護殼」。

相反，英國議會制度允許通過黨內壓力或正式的不信任投票快速移除首相。現代最著名的例子是特拉斯（Liz Truss），她在2022年的任期僅持續了49天，因為她的經濟政策引發了市場崩盤。2022年的英國正同時面臨高通膨、能源危機、利率上升與公共財政脆弱等多重壓力。在這種背景下，特拉斯政府卻推出所謂的「迷你預算案」，包含大規模、無配套的減稅措施，而且刻意避開了英國一向被視為財政信譽錨點的獨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評估。這對市場釋放了非常直接的訊號：政府打算借更多錢，但既不清楚怎麼還，

也不打算接受外部監督。於是乎，投資人迅速拋售英國國債，英鎊暴跌，殖利率飆升，連退休金體系都因衍生性商品部位而面臨系統性風險，迫使英格蘭銀行緊急介入。結果民意快速流失，支持度跌到歷史低點，連保守黨傳統選民都開始恐慌。最後迫使她辭職的不是大眾，而是她自己黨內的國會議員，因為他們意識到特拉斯已失調民心。

南韓則提供了另一個即便在總統制架構下也能實現問責的顯著例子。2025年4月，總統尹錫悅在其2024年12月引發廣泛譴責的戒嚴令後，被憲法裁判所正式罷免。尹錫悅以「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為辯護理由，但實際背景是長期累積的政治僵局：國會對立嚴重、施政支持率低迷、司法與媒體衝突頻仍。然而，戒嚴令喚起社會對全斗煥威權統治年代的集體記憶，引發大規模抗議。這事件延續了南韓領導人被追究責任的悠久傳統：早在2017年，朴槿惠便因「閨蜜干政」與企業輸送利益的貪腐醜聞遭國會彈劾，並經憲法裁判所一致裁定罷免。而該國首任總統李承晚則在1960年的大規模抗議後被迫辭職。南韓模式結合了立法機關的彈劾與專門法院的最終裁決，確保違反憲法的總統在任期結束前就能被撤職。

對特朗普莫奈其何？

移除美國領導人之所以如此困難，原因在於「固定任期」總統制以及彈劾的高門檻。在美國，總統是獨立於立法機關選舉產生的，這意味著他們不需要國會的持續支持也能留任。移除總統需要眾議院「彈劾」並經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定罪，在兩極化的兩黨制中，這一門檻幾乎不可能達到，例如克林頓總統曾經因為萊溫斯基醜聞而遭受彈劾，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間更兩度遭到彈劾，但兩者最後全身而退。

雖然英國和南韓將領導權視為取決於表現和合法性的有條件授權，但美國體制將四年任期視為近乎神聖不可侵犯，這使得即便移除一個明顯無能的領導人也成了一項艱鉅且往往以失敗告終的任務。還有，在名義上美國政制是三權分立，然而，縱使美國最高法院三番四次判決特朗普的行動違憲，例如未經法律程序將疑犯驅逐出境，但特朗普一意孤行卻沒有後果；儘管美國總統需要國會同意才可以對外用兵，但特朗普繞過國會攻擊委內瑞拉，卻完全不被追究責任。一直以來，美國被譽為「民主燈塔」，但在牽制濫權和罷免不稱職領導人方面，美國比不上英國與南韓。

在短短一年多裏面，特朗普的破壞已經是罄竹難書，對外縱容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撕裂與盟友的關係、退出多個國際組織而砍掉了美國的軟實力，對內則打壓大學、打壓傳媒、大幅削減科研經費、鼓吹反移民風氣……。他的任期還有大約三年，若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他或許會在未來一千多個日子裡繼續橫衝直撞，試圖撼動美國的百年基業與國際秩序。

制度的鎖鑰雖然沉重，但並非無解。雖然罷免不易，但每一次的民調下滑與社會抗爭，都在為未來的變革積蓄能量。美國的百年根基或許正遭受衝擊，但決定國家走向的最終力量，始終掌握在每一個不願沈默的公民手中。制度可以暫時被利用，但自由的靈魂永遠無法被吞噬。當我們像哈維爾所說的那樣，開始意識到「無能者之大能」和祈求「生活在真實中」，霸凌者的權力便開始瓦解。這不再是一個追隨領袖、搞個人崇拜的時代，而是一個覺醒者並肩同行的時代。只要我們不配合這場荒誕劇的演出，那座曾經照亮世界的民主燈塔，終會在黑暗中重新點燃。

2026年1月25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